

《嚼铁屑》三部曲开始构思的时候,我刚刚离开大学校园没多久,离三十岁看起来还很遥远。而《嚼铁屑》是一部写“死亡”的小说,那么年轻,怎么会想这个事呢?——

在一次活动上,陈思和老师问道。事实上,最初想到生死,应该是很小的时候的事情了。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想不明白。想明白想不明白都会活着。活到了研究生毕业到社会里去,一种茫茫然的感觉油然而生。就在那时候,二表哥因为急性白血病死了,他才三十多岁。死,再次以突兀的姿态出现在面前,吃饭睡觉,都挥之不去。想要写一部小说,好好说说这个事情。写过一篇短篇《阿童尼》,故事直接取材自二表哥,写完了,并没觉得对“死”这件事放下了,反倒更困惑了。就想着,要写一部长篇,抽丝剥茧般,好好解决掉这件事。

随着时间流逝,《嚼铁屑》的三部长篇,先是有着各自的故事轮廓,接着渐

我们不是 一个 活着

甫 跃 辉

渐有了各自性格渐趋饱满的主要人物,这些人各自呼朋引伴,各自旁逸斜出,故事越来越复杂、丰满,内地县城、上海郊区和海上孤岛这三个彼此独立

又相互勾连的地域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漫长的写作过程里,人物一个个诞生,在叙述里缓慢而坚韧地成长。这个过程,如同神话故事里的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创造人类。盘古创造环境,女娲创造环境里的人。创造是美好的,也必然是焦灼而艰辛的。之前,像我的不少同辈写作者一样,我多是写作中短篇小说,故事背景比较单一,要么是乡村,要么是城市,故事也往往局限于一己的悲欢,是“茶杯里的风波”,人物基本是可控的。到了这部长篇,我很想写出这世界的广大和丰赡,甚至想要写出宇宙的浩瀚和人类的渺小。以前,我以为写作者拥有的是创造万物的上帝之手,如今才明白,写作者拥有的只是将早已存在的故事从幽昧渊数里照亮的一支烛火。

出版后的小说,排版字数约六十二万字,包含三部长篇和一个尾声。第一部《广场》,以一个内陆县城的中心广场为叙述背景,老人们在广场上跳舞,在广场外抱团取暖。从上海回到县城的八零后侯敏,在广场上遇到久别的同学,重温了

国庆节一到,老叔的生日也就到了。老叔出生的这一天乃至这一年,在阿妈心中都是极不平凡的。她总会和我们说起老叔出生的1949年,那一年山野的杜鹃开得比以往茂盛,那些花就像互相邀约着要去街上赶集,一簇簇,一簇簇,你追我赶。阿妈从未见过如此盛大的花开,她说,杜鹃开得仿佛把天边的云彩都染红了,枯柯河的水也染红了。大山像披挂着重红布准备出嫁,好事就这样降临了,那一年我们分到了土地。布朗族终于结束了为山主打工的日子,阿妈从寨子里教书先生的口中得知,新中国成立了,人民解放了。看到先生激动的模样,阿妈也特别高兴,她在这特殊的年份里,多添了一个儿子,也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山地,那一年,被她称为解放年,并时常提及,言语之间皆是欢喜。

布朗族人在1949年之前从未有过自己的土地,被迫赶、被压迫似乎是他们的宿命。散失家园的祖先们从勐底坝(施甸坝子)一步步被驱赶、搬迁到枯柯河边的山,这一路的迁徙带着屈辱和无奈。原以为躲避到大山就能自给自足,而大山依然有人管辖,布朗人称拥有土地的人为“山主”,山地的主人。土地从未真正属于过这些随时与泥土保持着亲密关系的布朗儿女,他们依然要屈从于山主的管辖,用劳役的方式租赁这贫瘠的山地。如今,老叔依然记得阿公告知他的,哪一片山是汉人朱家的,哪一块田是汉人杨家的。还说起,在老家附近的屋子头上看到过,曾经的“山主”刻下的几个字:杨家水,朱家山。冷硬的文字,带着不容置疑的占有和为此绝对的服从。那时,山地与水源的拥有权烙印在权威的文字里,不可撼动。一辈辈的布朗族在这样的租赁关系中,在自己深爱的土地上艰难求生。

牵牛花是我从小就喜欢的一种爬藤的草花。欣赏牵牛会碰上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花开得早谢得也早。尤其在烈日炎炎的夏日,早上八点去看的话,花就有些萎蔫了。要到深秋,天已凉爽的时候,牵牛才能开到中午,甚至下午。

在童年时,为了看到初开的牵牛,我曾做过定好闹钟,在早晨四五点钟就起来的傻事。但毕竟我不是个天性爱早起的人,这样的事只能偶一为之。后来就做了个试验,隔夜把已膨大的,知道第二天早晨就会开花的牵牛花苞连花梗剪下,插在灌满水的小花瓶里,结果发现第二天早晨也能如期开放。而且因为从晚上起就放在室内,没有晒到太阳,插在瓶里的牵牛花也能开得较久。

我现在年近耳顺,也还是喜欢牵牛,每年都种上几种。在阳台上放了几个4加仑的大盆,里面放上混合了赤玉土或珍珠岩的泥炭,还可加上豆粕、骨粉、草木灰等基肥,再插上一个花架。在上海,4月份就可以播种。牵牛长出藤蔓后一开始会规规矩矩沿着花架爬,等爬到花架顶端,不管你给它打不打顶,它都会长出分枝,四处乱爬了。

后来我突然想到,如果把带有第二天就要开花的花苞的牵牛

友谊,见证了生死。在日新月异的县城,两代人组织起各自的互助小组,为他人的病和死,承担起一份责任。第二部《大河》,以上海郊区公海上的一座孤岛为叙述背景。这岛上建有巨大的安乐死过山车,由人工智能“星期八”控制。九零后高近寒受到高薪的

诱惑,来到岛上担任安乐死过山车的操控员,其任务是让人放弃自杀的念头回到原先的生活里去。亦真亦幻地看过了崖山之战和巴丹死亡行军的无数死者后,高近寒开始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他试图挽救住他们,但大多徒劳无功。最后一个到来的人,是当初聘用他的侯总——侯总竟是他从未谋面的父亲。真要遵从父亲的意愿,帮助他完成安乐死吗?他内心的复杂可想而知。

这部小说,第一部日常,第二部传奇,到了第三部,则是远离现实世界的完全虚构。日常似乎是最容易书写的,却是写作耗时最久的。现在的一个内陆县城是怎样的?网络上各种媒体塑造的县城,是真实的县城吗?我又对真正的县城了解多少?第二部牵涉到上世的历史,还牵涉到具体的水上救援队的知识,我更是不知不多。第三部更为复杂,涉及到两段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涉及大量的文学、哲学书籍和天文、地理、生物等方面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我查了挺多资料,也征用了自己的许多生活,我走过的地方,遇到过的人,听来的故事,都给写作带来了滋养。

让我倍感愉悦的是那些人物,无论是第一部、第二部还是第三部里的,都展现出善良的品格和互助的精神。比如每一部的主人公,原本都是孤立地活着,但随着叙述的推进,他们总会和不同的人发展出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不是

经营老薄的小店,并知晓了房东夫妇的秘密往事,彼此间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第三部《危楼》,以热带公海上的一座孤岛为叙述背景。这岛上建有巨大的安乐死过山车,由人工智能“星期八”控制。九零后高近寒受到高薪的

诱惑,来到岛上担任安乐死过山车的操控员,其任务是让人放弃自杀的念头回到原先的生活里去。亦真亦幻地看过了崖山之战和巴丹死亡行军的无数死者后,高近寒开始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他们带着各自的故事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他试图挽救住他们,但大多徒劳无功。最后一个到来的人,是当初聘用他的侯总——侯总竟是他从未谋面的父亲。真要遵从父亲的意愿,帮助他完成安乐死吗?他内心的复杂可想而知。

这部小说,第一部日常,第二部传奇,到了第三部,则是远离现实世界的完全虚构。日常似乎是最容易书写的,却是写作耗时最久的。现在的一个内陆县城是怎样的?网络上各种媒体塑造的县城,是真实的县城吗?我又对真正的县城了解多少?第二部牵涉到上世的历史,还牵涉到具体的水上救援队的知识,我更是不知不多。第三部更为复杂,涉及到两段重要的历史事件,还涉及大量的文学、哲学书籍和天文、地理、生物等方面的知识。为了写好这些,我查了挺多资料,也征用了自己的许多生活,我走过的地方,遇到过的人,听来的故事,都给写作带来了滋养。

让我倍感愉悦的是那些人物,无论是第一部、第二部还是第三部里的,都展现出善良的品格和互助的精神。比如每一部的主人公,原本都是孤立地活着,但随着叙述的推进,他们总会和不同的人发展出千丝万缕的关系。人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似乎不是

花藤蔓剪一段下来,插在瓶里,会不会开花呢?我就试了一次,果然会开。而且因为带了藤蔓与叶片,从花瓶里垂挂下来,特别有味道。

吃完晚饭后就给盆栽的牵牛浇点水,让植株吸饱水分,然后在上床睡觉前把牵牛花苞或花枝剪下,插在瓶中。这样从剪下到牵牛花苞开放,不过六七个小时的时间,第二天早晨来看,开出的花特别大、特别鲜明。

牵牛花插瓶因为要显出藤蔓垂挂下来的优雅姿态,所以适合选用细高的或是带有长颈的花瓶,而不适合用矮胖、粗短的花瓶。有的时候前一天晚上没有剪花苞或花枝,第二天早晨也起得稍有些晚了,又想剪牵牛花插瓶,那么怎么办呢?我发现,即便牵牛的花有些萎蔫了,把它剪下插瓶后,可以在它漏斗状的花芯里滴些水,过一会儿就能恢复过来。这法子只适用于稍有萎蔫的花,萎蔫得严重的,就不管用了。

剪牵牛花插瓶之所以要采取前面所说的那些措施,主要是因为牵牛的花瓣大而薄。盛夏的时

我和舒飞廉并不认识,但是因为复旦中文七年同窗好友周毅,我和飞廉有了一点神交。

去年九月,从川藏线自驾归来后我去看望周毅的父母,他们郑重地交给我一本新书《云梦泽吟》,那是作者舒飞廉和编辑陈轩特意送上门的,二老翻阅这本漂亮的书的序竟然是《周毅老师二三事》,隐忍而坚强的老人几乎破防。

我清楚地记得,四年前我们编写《周毅纪念集》时收集或约到了诸多大作家大编辑的文章。周毅爸爸转来舒飞廉的这篇文章,特别独立,中规中矩,称周毅的长相“浓眉大眼”,彼时的我并不了解他已是圈内有名的乡土文学作家。《云梦泽吟》由此成了我的枕边书,微信上介绍此书由来,2020年初舒飞廉来上海参加周毅追思会时结识了活字文化的陈轩,由此有了将飞廉多年在文汇报上的专栏文章集成册的动议。这样想来,远在天国的周毅再一次为舒飞廉新书的诞生发挥了作用!

又一个偶然,我发现舒飞廉竟然是74年生人,是怎样的一种感念之心会让人把同一个为编辑又仅年长五岁的人视为一生的老师?飞廉在书中如此表述:周毅老师自海上来这片武汉的“野鹅塘”,冥冥之中是来点化木剑客的;那几年,是常常被周毅老师批评的,她说这些风土文章写得好看,写得正确,写得流利,但它们是浮在表面的……没有武汉的陶渊明,也没有纽约的梭罗,你必须在乡村,在风土之中……这一条穿过迷宫的道路,也是由她激发指引出来的。

舒飞廉没有和路明一样称呼周毅为毅姐,也没有像李娟那样和周毅成为终生挚友,这些当年被周毅称作“英华风发”的新人,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和成为知己的编辑交互的模式。

飞廉的文章和我们熟悉的乡土怀旧类迥异,他写孝感农村的生活有着深刻

我“写”出来的,而是他们遵循自身的逻辑,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整部《嚼铁屑》,大概写了上百个人物,聚焦的是生命的最终归宿问题,实则关注的是我们怎样活着。刚完成这部小说时,写过一个个很短的创作谈发表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里面有一段话:《嚼铁屑》的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如何在“死亡”这最终归宿前活着,以及

候水分蒸发厉害,就容易萎蔫。关键是要给它保水。

像牵牛花这样开放时间短暂的花,花市里也许会有盆栽,但不一定有切花出售。可以自己播种养两盆,然后剪取花苞、花枝插瓶,也是别有韵味。

前段时间看川瀨敏郎所著的《四季花传书》,发现日本花道里也早就有把第二

天就会开放的牵牛花苞带藤蔓剪下来插花的方法,称之为“宵切”。他的做法和我稍有不同,是隔夜就把牵牛藤蔓剪下来浸在水中,放在室外避风处,等第二天牵牛花开放后把它插到瓶里。

我今年养的两个品种都是日本的大花种牵牛,名字叫“松风”与“万博藤辉纹”。“松风”是白色底子上有蓝紫色的放射状条纹,“万博藤辉纹”则是白色底子上有蓝紫色的喷点。这两种都是复色的杂交品种,虽只两种,但每朵花都不一样,就像养了许多种。

把这两个品种的牵牛插在瓶里,不但时间可以看得更久,还可以观察到它们在白天中颜色的变化:在早晨刚开时蓝色的成分居

的在地感,一草一木、一虫一鸟都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也包含了诸神隐喻。周毅曾说过自己的精神指归,是见识过“山川之美,神明之容”的童年经历给了她面对壁立万仞的悬崖时的精气神,所以“拼命地要去找回来”,我猜这是她欣赏飞廉文字底色的由来。

从这一点来说,周毅和舒飞廉都是幸运的。这个世界多极了流离失所的人,经济越发达,翻天覆地的变化越大,人心目中的故乡和家园离得越远。年轻时一心求向外拓展,中年之后,挫折、困顿、疲惫不堪的人生逆流,抚慰自己这颗老灵魂的可能依然是故乡的明月清风或一壶浊酒吧?然而,“拔剑四顾心茫然”,去哪里找寻久已失去的家园?这个魔咒是永恒的,有幸被飞廉的文字瞬间打破,这是我能想到的最现实的一种救赎。

舒飞廉和周毅一样热爱陶渊明,周毅勇敢超脱地看待生死,她自选的追悼会的音乐是海涅作词、门德尔松作曲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她自选的墓志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是陶渊明诗中少见的大气磅礴的一句;周毅的恩师张文江老师多年前写的《渔人之路和问津者之路》是对《桃花源记》神一般的点评。这让我想起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那是文章感应、气息相和的“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的惺惺相惜和拳拳深情,东坡没有辜

负六一居士,飞廉的持续精进也是对周毅的最好告慰。秋天的天空和云都很美,周毅曾用黄永玉先生的话说过:想她了,就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吧!我想楚地的天空应该更加“除却巫山不是云”吧?

在周毅离去五周年之际,重新发现这些深藏未发的感情,于周毅父母、于我而言,是珍贵的,飞廉和陈轩带来的孝感蛋糕、清江野鱼干被二老视为来自亲人的礼物。

有机会,我会带周毅的爸爸妈妈到孝感的“野鹅塘”去会会舒飞廉。

纸页或闪光的屏幕。小说里会不会也会有一个写作者,正写下我们这现实世界的小说?——虚幻和真实,是彼此的镜子。死亡和活着,也是。所有对于死亡的凝视,都只是为了更真切地看清活着的真相和意义。

《嚼铁屑》里的人物在虚构里活着,写下他们的我在现实里活着。活着和活着之间,只隔着薄薄的

牵牛花插瓶

谈瀛洲



思念我们共同的朋友

曹 晖

